

## 大意失荆州糊涂毁沔阳

□池莉

前几天,我到盘龙城考古遗址。简直,无比,震撼:盘龙城,我的天,城郭形态完整,城墙宽广正直,城门城壕犹在,三面环水,气场通畅。关键是时间:这可是3800年前商代早期的故事!关键是人物:是谁?具有如此创造力?具有如此工匠精神?连一木一石,皆重基杰构。当然,是咱中国人。差不多也可以说是武汉人,因盘龙城遗址就在汉口。

正被祖先唤起阵阵自豪感,咚一声,微信来,来者李辉,著名作家,不巧说的就是古建筑古地名保护。李辉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强烈呼吁国人不要乱改地名斩断文脉与乡愁,比如徽州改为黄山,沔阳改为仙桃。顿时一瓢冷水,兜头浇下,自豪感变成无地自容感,一屁股坐在古老城墙上,抚今追昔,愧对祖宗。暂且不说有形有态的古建筑毁坏,现在连无形无态的中国字,也纷纷被毁,乱改地名,就是一例。

湖北沔阳县,是个古名,新石器时期,先民已生息于这片云梦泽。大禹治水划分九州,便有沔阳地名,时在荆州域内。然后代代有人,年年有史。唐朝再添一段佳话,于沔阳出典了一句:“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流传千年,家喻户晓。沔阳有沔阳三蒸沔阳花鼓戏沔阳渔鼓沔阳皮影子沔阳旋糖模沔阳采莲船沔阳玩龙灯。

沔阳在明朝进士童承叙编修的《嘉靖沔阳志》里,在元代大汉皇帝陈友谅的出生地里,在台湾歌手蔡琴范晓萱的籍贯里,在李小双李大双杨威郑李辉等奥运金牌世界冠军得主的世界纪录里。三月份,人代会,刘延东副总理来

我们湖北团参加审议,也笑称“我是沔阳媳妇”,她公公杨显东农业部副部长棉花专家,沔阳人;她丈夫杨元惺工程师兼著名摄影家,沔阳人。

改掉沔阳,那得改掉多少历史?真心想不通!一个已经形成历史基因、民族灵魂、文化脉络、精神家园的地名,又不碍着谁?怎么1986年一搞撤县并市,就改叫“仙桃”了。尽管30年过去了,沔阳人民从来就没有答应过,无论天涯海角,一听口音,互相招呼,还是说:你沔阳人?答:我沔阳人。因为文字这个东西,与生养自己的土地融为一体,早已造就,你没法答应。

李辉要求我“有空也要呼呀呼”,他哪



荆州城(资料片)

## 恨铁不成钢

我和×,交情超过20年。他年过七十,早已退休。×是我一直钦佩的读书种子,他平生无他嗜,独爱书,家中藏书数万册;客厅里中英文书籍堆至天花板,卧室里,床的大半也让给了高耸的书山。最近他回国探亲,被国内的三个多年没见面的亲妹妹修理得灰头土脸,回到旧金山后向我诉苦。

如今,他的骨肉至亲就是三个亲妹妹了。三个妹妹都各自有了家庭,都已退休,享受着含饴弄孙之乐。见面之后,妹妹们对久别重逢的哥哥招待周到热情,气氛本来不错。但夜深之时,兄妹四人灯下深谈,爆发了可怕的冲突——焦点是×的“失败人生”。

妹妹们一致指责哥哥这么多年“没有争气过”,表现在:没买房子,没有可观的财产。“人家去旧金山,多少发了财。看你——”知道哥哥回国以后,通过文友,自费出版过一本著作,妹妹们更加义愤填膺,批评哥哥“专干亏本事”。妹妹们举出一桩桩事实,诸如:赴美初期放弃报考

当地公务员的机会,多年在中文报馆当低薪编辑,一次买书花美金数百元;妹妹们又回顾父亲生前对独子的期望,越说越激动,声泪俱下。×低头坐着,冷汗直流。

我们都晓得,这三位年过六旬的女性的出发点至为光明正大:恨铁不成钢。“要不是为你好,我才不费这么多唇舌,连眼睛也哭肿。”然而,我们可见过,由“恨”锤炼过的“铁”果然“成钢”?尤其是让古稀之年的“铁”,脱胎换骨为她们所规定的“钢”?

别说×的价值观和妹妹们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差异,即使×确是天下罪人,不“恨”不足以谢天下,也不能不正视一个事实:×已没有能力和条件,改变生命状态。×自食其力,从来没有向经济基础比他好的妹妹要过一块钱。他长期居于海外,当“书蠹”是他自愿选择的生活方式。妹妹们凭什么单冲着哥哥的“穷”而喋喋不休呢?她们凭着充满偏见的“直觉”,对一个独立的生命指手画脚,却忘记人生

## 爱上怪物

女儿小年看过很多我没带她看过的动画片,我疑惑,她说:“是在英语晚自习上看的呀。”往往是,老师带学生们朗读过、听写完,纠正一些细微错误后,就给他们放一部英文动画片看。

最近她看的是《怪物史莱克》,她说:“史莱克的鼻屎到处飞,呃,真恶心。”

迪斯尼、梦工厂动画的情节大同小异,这一部我倒记得它不同凡响的结局——被史莱克搭救的公主也成了怪物,两头怪物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我问小年:“如果你爱上了一头怪物,你是愿意它变成人还是你自己变成怪物?”

小年诧异地看我一眼:“我不会爱上怪物的。”

我一下子被她愣住,想一想才说:“但怪物内心善良呀。”

她说:“还有很多善良的人呀。”

我想一想,又说:“可是《美女与野兽》,也是公主爱上了怪兽,就因为它的善良。”

“她是为了救爸爸呀,她不是自己要去的。而且城堡里没有别人了,只有变成野兽的王子。她又不能去爱茶壶。”

蓦然间我觉得:许多一言难尽的事,被她一语道破了。

多年来我听过无数的爱情故事,女子痴痴爱上一无是处的男人:他家暴、他不求上进、他酷爱烟酒、他打牌欠了一屁股债……她们抱怨指责哭,还是放不了手,自己也说不清舍不得的究竟是什么。

忍不住问她们:“那他们有什么优点呢?”问的时候,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不是“他善良”就是“他对我好”。如果再问得细一点儿:“具体表现在哪里?”往往张口结舌,最后答得很勉强:给过乞丐几次钱,为她买过一两件小东西。

里知道,我没空也要呼吁。李辉好榜样,他曾写过一篇《可惜从此失去荆州》,也正是发在新民晚报副刊,荆州居然恢复了;后来又写了《襄樊何不称襄阳》,襄阳也恢复了。虽说呼吁了前后十几二十年,相对短暂人生,感觉有点漫长有点累,但终究恢复了两个地名,也算功德圆满。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觉得李辉供职于《人民日报》这个阵地非常给力,加上他文章也好,我是都不如他的,但也不妨东施效个颦,振臂呼个吁,也不枉来到了盘龙城遗址一回,受了老祖宗的鞭策。

(转自《新民晚报》)

## 约稿

□俞晓群

多年接触作者,我知道,他们最希望将自己的书稿交给最信任的人,能帮他出主意,能给他出得漂亮,能帮他认真宣传好,能尽量卖得多,让更多的人知道。作为出版人,选择书稿的标准不尽相同。我做出版三十多年,约稿很多,原则是什么呢?略列几条如下:

其一,重要作者的稿子不能轻易放弃。许多优秀人物的书稿,应该买断或穷追不舍;但更多时候,你有这样的欲望,却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版权啊,像风一样流转,像花一样飘散》,讲的就是此种感慨与道理。

其二,只约志同道合的稿子。有些人名气很大,稿子很畅销,不是约不来,而是不想约。因为你不是开百货店,你要树立一个具有个性品质的书坊,在有限的范围内,摆放你的标志性产品。当初巴金提出“同人出版”的观念,我很接受,我的师傅沈昌文也很接受,他几次告诫我,要研究胡愈之的出版思想,因为胡先生晚年就提出过同人出版的倡议。当然同人出版不等同于熟人出版,它讲的是志趣想通,理念相同,这样才符合巴金、胡愈之等前辈提倡的出版精神。

其三,约稿主要是看作者。正如沈公所言,编辑不但是组稿,而且是组人,要察其言观其行。团结一个优秀的作者,往往比组到一部好书稿还重要。当然我喜爱的作家,被他的文笔打动,被他的善良打动,甚至被他一句话打动,也是有的,出版人也是人,人性的好恶永远存在,何况文化界呢?

最近我的书稿压力极大,但还是没有停顿约稿和接受来稿的步伐,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书稿是一个出版人的灵魂,是一家出版社的生命线;没有书稿,一个出版人的职业生存也就停止了。况且能有天下英才汇聚,那是何等快慰的感受!

去年以来,我约了谁的稿子?谢其章《佳本爱好者》,已经出书;约止庵书稿,不少于四年时光,那时他在写《惜别》与《风月好谈》,今年会有《罔两编》在海豚出版社出版;祝勇的书稿是海豚主打产品,与故宫合作,他资源太丰富;傅杰四册书稿,《序跋荟存》和《文史刍议》已好,还有《前辈写真》《书林扬尘》等待,今年八月上海书展出齐;张冠生《田野里的大师》之后,又有《纸日月》交来;约郭春书稿,他的《九章算术汇校本》是国家项目,不能给我,却将《论中国古代数学家》写好交来;周立民有《巴金致明兴礼书信集》《随想录版本摭谈》和《躺着读书》,这个才子要抓住,资源极多;约蔡天新《里约的诱惑》;约贺圣遂,他说晚些年交一本;约徐鲁书稿,他说海豚书漂亮,还有那么多好朋友集聚,他会将最好的文字给我;我还不甘心,约王强书稿,苦等三年,我们终于再聚首,拿到他的《书蠹牛津消夏记》;还有许渊冲、钟叔河、陈子善、孙甘露、汪家明、陈默……

(转自《深圳商报》)

□刘荒田

一个重要原则:“天下之事,不能改变的,接受之。”如果她们具备起码的人生智慧,就会尊重爱书的哥哥,把哥哥通过读书取得的成就,视为家族的骄傲,充分肯定哥哥的才华、学识和作品,而不是教远方的稀客饱受责难,以至失眠。

检讨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亲人关系方面的败笔,大部分都是“恨铁不成钢”造的孽。首先,持此“恨”者坚信自己师出有名,“恨”来自无可非议的爱。其次,他们毫无例外地坚持一己之见,排除任何异议,被批评者必须接受他们所画的从“铁”变“钢”的路线图。再次,他们认定的“钢”往往比较现实,以物质享受的水平来划分是“钢”还是“铁”,并且将此价值观当成真理,强加于人。结果是可以预期的:被批评的“铁”丢尽自尊,无所适从,双方两败俱伤。

我的老友,在我的劝说下,终于气顺。他说:“我活下去,靠的是穷书生的傲气,她们偏要在这上面剥夺我。”

(转自《羊城晚报》)

□叶倾城

他是“怪物”,或许目力所及,其他的只不过是“茶杯”,还不如他。或许,好男人让她提心吊胆,“怪物”反而让她放松。为什么?也许是在“怪物”之家长大,或在青春期的暗淡岁月里,有人反反复复用对待“怪物”的方式对待她,终于训练出了巴甫洛夫之犬般的条件反射:听到鞭声就自动驯服。我想,这都不是一封两封来信,一次两次电话就能知道的。只是,希望当她们再拿“善良”搪塞自己的时候,想想这句话:“还有很多善良的人。”

而我,必须写下这篇文章,并且妥善收藏好,因为小年也会长大,也会爱,万一脑子进了水,至少我可以让她看看:“你八岁那年,其实就已经决定‘不会爱上怪物’,除了他们,‘还有很多善良的人’。”

(转自《今晚报》)